

不平凡的《大师巨匠》

◎陈杰

《大师巨匠》这本书共摘录了90位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文化大师，客观地描述了每位大师不平凡的一生，从青年求学，到开创事业，再到晚年际遇。这些大师，对于百年来的中国，都发挥了重大的承先启后作用，他们的理想、远见与智慧，为国家开拓了前程，也为国人指出了方向，开启了国人心智。他们的风范、襟怀、胆识感化了一代代人，为后来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熊十力先生曾说过：“不掌灯何以行路？”人生漫漫长途，更不能缺少大师掌灯指路。

《大师巨匠》这本书是半本民国文学史，从中国近代史上“留美第一人”容闳开始，中西方文化开始了各种接触，这中间有冲突碰撞，也有交流融合。容闳的幼童留美教育事业历时9年，前后涉及4批120名幼童。正是在这些人中间出现了许多名人，包括“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中国邮电事业的奠基人朱宝奎，黄开甲、周万鹏、唐元湛，中华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以及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等。

同期，严复作为福州船政学堂最优秀的毕业生开始了英国的留学生活，两年后，应母校召唤，提前回国任教，他先是担任福州船政学堂的教习，后调北洋水师学堂当总教习和校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严复担任京

师大学堂校长；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严复出任校长。此后短短5年间，北大走马灯式地换了5任校长：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直到蔡元培的出现。

蔡元培1916年12月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求贤。蔡元培开始亲自聘请老师，不为学历，只重才干。“三顾茅庐”聘请陈独秀做北大文科学长的事被传为当时佳话。陈独秀履历不够，蔡元培就亲自为陈独秀编造假履历，称其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芜湖安徽公学教务长、安徽高等学校校长。随后，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纷至沓来，带来一股清新之风。像复辟论者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遗老派陈汉章、桀骜不驯的黄侃也是北大校园的景象。各种政见的人都能容纳，唯独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独立。蔡元培的办学方针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独秀晚年感慨地说，蔡子民先生“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的卓见，在习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所罕有”。像中学肄业的刘半农，破格录取成为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授，后又送英国深造；没考上北大的梁漱溟受聘出任北大讲师教授印度哲学。不拘一格地选拔老师，学生，一时之间北大大师云集。到1918

年，北大当时的教员有200人左右，教授90人，梁漱溟曾将蔡先生比作西汉高祖，说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

新文化运动的“双簧”战将钱玄同与刘半农，钱玄同通过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罗列新文化运动的种种罪状，极尽诋毁之能事；刘半农则用白话作《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的观点一一加以驳斥。两篇言辞激烈、水火不容的文章拉开了“双簧”大幕。反对派林纾则以小说《荆生》《妖梦》反击，影射攻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批判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学家的主张祸及人群，无异于洪水猛兽，提醒蔡元培要制止反孔、废除白话行为。身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斗争漩涡中的蔡元培，“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但并非一味地敷衍，而是“都很倔强地坚持着”。蔡元培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函》，逐一反驳其观点，为新文化运动辩护。

除了蔡元培之外，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的故事也令人津津乐道，他们三位史称民国三大名校校长。三位校长的教育理念很明确，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用梅贻琦的话来说就是：“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三位校长，同是了不起

的民国教育界领袖，以造育青年人才与提倡学术研究为终生事业，心怀救国，以教兴国、学贯古今、中西合璧是三人共同的特点，但在具体教育措施以及生活中的为人处世上，三人又截然不同：蔡元培官至教育部长，却平易近人，绝无架子，他重情义、明礼节，主张思想自由、男女平等；梅贻琦做人、读书、做事则以慢、稳、刚三字代表，他真诚不虚伪，在推动清华大学实力晋升之路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张伯苓则倡导学生爱国，教育学生学习知识、增能力、强体魄，助力中国富强。当然除他们之外，还有保定军校校长蒋百里以身殉职尽显民族气节的事迹和只答应做半年校长但一干就是13年的浙大校长竺可桢，都是令人肃然起敬的文化大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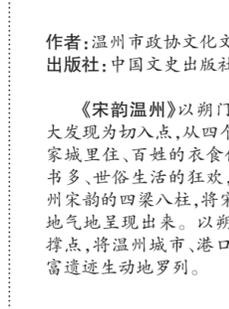
民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同时也是诸子争鸣、大师迭出的年代。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几十载，近年来已有不少忧心人士对青年人之忧、无中心价值观深以为忧，更有人说：“大师之后再无大师。”钱宗森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新书速递



作者：郑新立 刘西友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当前，顺应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时代特征，实践规律和发展趋势，要求每一个领导干部增强发展数字经济本领，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从七种思维看数字经济》从七种思维的内涵与应用的角度，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广大党员干部学会使用七种思维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价值。



作者：温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宋韵温州》以朔门宋元古港遗址重大发现为切入点，从四个维度，即：十万人家城里住、百姓的衣食住行、永嘉前埠读书多、世俗生活的狂欢，为我们架起温州宋韵的四梁八柱，将宋元温州具象而接地气地呈现出来。以朔门古港考古为支撑点，将温州城市、港口、航道、出土的丰富遗迹生动地罗列。



破译热土的精神密码

——读韩少功作品《马桥词典》

◎徐升

翻开《马桥词典》，你能感受到这部小说的存在是一种大胆的文学创作尝试。作者韩少功以湖南独特的地域文化为底色，以方言作引，为马桥这座深山之中的偏僻村寨刻碑立传。作为一部词典式小说，它打破了传统小说的线性叙事结构，通过对115个方言用词的记录和注解，将这片热土上丰富动人的故事娓娓道来，向读者勾勒出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民族精神之岛。

方言和土地的关系，就如水草与河流。唯有依托河流，水草才能自由生长；而借着水草的长势，我们得以一窥河流的秘密。作者在后记中感叹道：“词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们密密繁衍，频频蜕变，聚散无常，沉浮不定，有迁移和婚配，有疾病和遗传，有性格和情感，有兴旺与衰竭也有死亡。”晦涩奇特的马桥方言背后，是这座隐藏在湘水楚水之间的小村寨独树一帜的生活模式，是每

一个有血有肉的村民身上不为外人所知的悲喜往事。作者以侦探般的敏锐和哲人似的思辨，捕捉着即将消逝在风中的只言片语，使之成为读者破译这片隐秘土地精神密码的关键。

马桥的方言，体现了古老悠久的历史传承。在马桥，壮年男子被称为“蛮子”“蛮人”或“蛮人三家”。“蛮”字流行于南方，自古以来是南人的统称。马桥所在正是先秦时期的罗国，又名罗蛮。数千年风雨沧桑，罗蛮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无声湮灭，然而马桥人的方言民俗依稀保留了古罗国的影子。每年农历三月三日，“蛮子”们照例磨刀，一杆杆腰刀在此起彼伏的“霍霍”声中褪去锈蚀的痕迹，雪亮的寒光在刀尖复苏。与寻常磨磨头、磨磨头等迎接春耕的仪式不同，在马桥人心中，唯有刀光方能昭示春天的回归。刀刀上轻颤的是韧劲，是勇气，是经年累月在荒野谋

生后刀耕火种习俗的遗留，也是上古年代里反抗强权吞并时剽悍民风的传承。

马桥的方言，浓缩了质朴直白的生存欲望。闭塞的地理位置，贫瘠的自然条件，使马桥人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内为果腹而苦恼，与此对应的是方言中有关味觉的匮乏表达。无论吃糖、吃饭、吃肉、吃菜，马桥人把所有味蕾享受都称作“甜”；无视零食点心的品类差异，马桥人把它们统一称为“糖”。在马桥，对饮食的重视更甚于血缘，这也投射到表示社会关系及人生大事的词汇中。同胞兄弟叫“同锅兄弟”，前妻是“前锅婆娘”，续弦则是“后锅婆娘”。女子出嫁，谓之“放锅”，新娘把一口新锅放到夫家的灶上煮一锅饭，示意两人正式结为夫妻；若是这口锅被带走，则意味婚姻有变。“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在马桥方言中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马桥人保留了“吃”的上古读音“呬”，以

响亮有力的开口音和激情饱满的去声调，诠释着最朴素的生存愿景。

马桥的方言，隐藏着奇异诡谲的生死观念。村女水水的儿子雄狮在玩耍时误触日本人留下的炸弹而丧命，做母亲的痛不欲生，于是同村妇人们争相安慰她，雄狮活的是“贵生”。马桥人并不认为早夭不详，相反，视少年为“贵生”，壮年为“满生”，老年为“贱生”，人越长寿，性命越“贱”。这种看似荒诞的生死观脱胎于艰苦的生存环境与频发的生活风险，使得马桥人在面对生死时，多了一份对无忧的孩提时光的格外珍视，也多了一份近乎麻木的淡然与洒脱。

芥子纳须弥，微尘藏大千。韩少功让我们清晰地感知到，方言筑起了一座精妙的楼阁，然而时间的冲刷使之岌岌可危。唯有读懂它的一砖一瓦，一石一木，才能破译这方热土独有的精神密码，真正地深入热土，铭记热土。



主编：张军斌
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

龙泉法院立足龙泉司法档案系目前保存最完整、数量最大的晚清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档案优势，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意旨来提纲挈领，编撰《龙泉司法档案案例选编》，通过礼法结合、民惟邦本、息讼息争、明德慎罚、援法断罪、和亲睦族、敦本厚生、人文化成等8类100个典型案例，呈现龙泉司法档案中蕴含的中华法治文化精髓。

“五心”趣读书

◎吴严林

读书是我的最爱，书房里，我存放着上千册图书，小人书、历史书、文学书、故事书，书已成了我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常用“五心”：闲心、静心、痴心、爱心和细心，鼓励自己和家人读好书，好读书。

闲心烹茶阅古书。我行走数里来到龙湫灵液瀑布下，提一桶清冽甘冽的山泉水，倒入铜壶。抓一些木炭，需是灌木烧成的木炭，放入小火炉。炭烧的火，持续、清新，没有烟雾，水开后甘甜。茶叶是母亲从屏山清明前后采摘，手工炒，清香扑鼻。茶叶放入青瓷杯，用火烧开的水冲泡，香甜可口。喝一口香茗，翻几本书，从《天地玄黄》到《幼学琼林》。

静心书店背短文。高考复习那年，我在龙泉高考复习班读书。周末经常在拐角的书店看书。站在书店的角度，经常忘记时间的流逝。那里的老板人好，看我好学，不忍心赶走我。如今想起，高考复习读书的时光真的好令人久久不能忘怀。

“痴心”病房读文凭。记得妻子生产的时候，又临近自考的日期，一边照顾妻子，一边捧起书本，背诵考试内容。对书的执着，让我忘掉劳累，继续苦读，用时三年考取本科文凭。我把这种借时好学的“痴心”精神讲给女儿听，也许是她出生至今一直在读书声和翻书声中熏陶，她也十分喜爱看书。新华书店、图书馆常有她的身影，偶尔也能在报纸上看到她的习作。

爱心伴读临字帖。周末时间常与两个孩子拿起毛笔写写画画，这种

感觉也挺好。美丽的中国字，一笔一划，错落有致，在字里行间充分地展现汉字的文化魅力。孩子们在宣纸上写就的文字虽然稚嫩，但是我深信日积月累一定能在读字帖的习惯中，养成书写的好习惯。

细心传承读历书。父亲一直在使用历书记账，做农事。历书上的二十四节气，生活小常识不一而足，我打小喜欢翻看。我深知这是父亲操持家务的心路历程。一头猪能卖多少钱，一袋香菇卖了多少钱，东西从何处借来何时还掉，这就是农家的生活，也是父亲艰辛的见证。如今的我也喜欢用历书记账，我记的是从哪里买进什么书，或买进一些心爱的旧货、小人书、砚台等等。

读书使我的生活充实，读书使我的家庭充满书卷气。我每看到一篇精彩的文章便与妻子分享，书与粮食一样都是分享中更显芳香。我坚信读书的人有朝气，有书读的日子更精彩，爱读书的家庭精神更富有，因为最是书香能致远。



汪曾祺书里的“添趣”笔法

◎宋雪峰

汪曾祺是文学名家，他写的一些乡土散文、小说，很有名气。他的大多数作品，可以作为写作范本。汪曾祺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是主要的成就应该在文学语言的贡献。他的小说语言干净、亮堂，很精炼、传神。看在眼里舒坦，念在口里溜滑，字蕴筋骨，有嚼头，是地道的中国味。我留心了一下，有一种句法，好像是汪曾祺独创的。就是一个长句，末了加一个二字或三字的短语，感觉很结实也很风趣。下面的例句，是从《黄油烙饼》和《受戒》两篇小说中选出的。

- 第一种，尾句是二字的。
1. 掺假的饼干不好吃，可是萧胜还吃得挺香。他饿。
2. 萧胜不想吃。他没有吃过，不饿。
3. 莜麦干净得很，好像用水洗过，梳过。
4. 奶奶要是一起来，多好。
5. 马铃薯研究站别人都不愿来，嫌远。
6. 有点像小米，比小米小。绿盈盈的，挺稠，挺香。还有一大盘鲫鱼，好大。
7. 每天还写一张仿。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
8. 七月间有些地方做盂兰会，在旷地上放火塔，几十个和尚，穿绣花袈裟，飞绕。

这些句子，结尾两个字，意在补足上句的意思，或者是加强语句的力量。这种句法，在苏北方言中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江淮民间，称这种语言方式为“顿下句子”，即说话时，先长说一语，略停片刻，再补以一句短语，凑足本意。一般乡间教书先生、念旧书的文化人，喜欢这样说。前面的句子虽然长，但那重点却往往在那短短的尾语。汪先生成功地将这种“顿下句子”的手法用到了小说中，效果特别得好。这其中犹以第7句，“很黑”一语最好玩，说字写得好，村里人却说不怎么好，只说字黑。一笑叫好吗？想到这，读者准会会心一笑。这种二字结尾的笔法很有意思，应当算汪曾祺先生独创的一种文法。我给它起个名字，叫“添趣”。前面的长句像感叹号的一竖，末了那两个字的作用，就很像下面的那个圆点。离君不成席，有了它，文章就滋味足了。

- 第二种，是三字结尾的。味道也很好，请看下面的例句：
9. 他躺在枕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他哭了。
10. 白天没有事，他就到处去玩，去瞎跑。
11. “明子准能当个好和尚，我包了！”
12. 他烧的是伽楠香，贵得很。
- 第9句，“他哭了”三个字原是独立成句的，但是如果前面“他躺在枕

头上，枕头上还有奶奶的头发的气味”作铺垫，“他哭了”三字，绝没有这样感人的力量。至于“去瞎跑，我包了，贵得很”等字词的选用，语言的节奏就显得很快，生活的气息也很浓厚。短短三个字，人物就渐渐地立起来了。这不是随意的、偶然的写作，而是作者有心的安排，见出了汪曾祺独运的匠心。

第三种，是判断句，谓语之前加一逗号，后缀三言五字的短语。
13. 他上学时起了个学名，叫明海。
14. 弥勒佛背后，是韦驮。
15. 仁山，即明子的舅舅，是当家的。

16. 师父面前一本经，徒弟面前一本经，师父唱一句，徒弟跟着唱一句。是唱哎。
17. 牌客除了师兄第三人，常来的是一个收鸭毛的，一个打兔子兼偷鸡的，都是正经人。
我们通常在写某某是某某的时候，一般短句，中间是不加标点的。这在翻译文学作品中更是鲜见。但是汪曾祺先生却很喜欢这样断句。我以为这种句法是打秦汉古文中来，比如《史记》里“陈胜者，阳城人也”。虽然没有谓语句词，但是中间有了这个“者”字，语气就得一顿，没这一顿，那味道就平淡多了。第16句和第17句，虽然是判断句的句型，但是另有深意。和尚念经，在普通人眼里是够乏味的，但是小说中的

大小和尚是唱经。前文用了两个唱字，作者还嫌力度不够，才补上一句“是唱哎”。看到这仨字，我们好像看见汪老用手指着和尚笑，四两拨千斤，三个字，诙谐着呢！第17句，末了五个字“都是正经人”，又是一个“添趣”的笔法。说收鸭毛的是正经人还勉强可以，说打兔子兼偷鸡的也是正经人，就是一句“添趣”的反语。

开始我以为“添趣”是一种修辞手法，文章写到了末了，我才明白，这还不仅仅是修辞的问题，实际上它是一种作文的方法，和写作的态度。懂得了“添趣”这件事，我们再来看汪曾祺的散文、小说，才可能品出更多的好味来。

阅读是快乐的事，写作也应该是快乐的。汪老在写字的时候，是不是边喝茶，边唱小曲呢？因为我看到了写作者的得意和自在了。这些，在很多人的文章中，我们是看不到的。只有活出了境界，才能写出境界。绷着脸写字，那字也都绷着脸。一辈子不欠人钱，不为别的，就是怕看人家绷着脸。

给茶壶续水与给文章添趣，事虽异，道理却是一致的。真喜欢汪曾祺，我怎么才看到他的小说呢。这老头三十岁就老了，六十年又年轻了，算得上一个奇人！